

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

素文 徐玉琴 译
陈宝辰 金谷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

素文 徐玉琴 译
陈宝辰 金谷

*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214千字
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000

统一书号：10243·9 定价：0.94元

(限国内发行)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辑录了苏联1979—1980年发表或上演的四部电影、戏剧剧本。

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是描写一个普通女工历经爱情的波折和生活的艰辛，从不向命运低头，终于懂得了人生和幸福的真谛。剧本搬上银幕之后，深受观众欢迎，被评选为苏联1980年最佳影片；此片在国外演出后，获1980年美国“奥斯卡”金像奖。

《粗暴的安琪儿》是两幕家庭故事剧。剧中描写一个性格貌似粗暴，内心极为善良的退休老工人理家处世的态度，反映了苏联当今两代人在处理物质利益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上的矛盾。该剧本和演出均获1980年苏联国家奖。

两幕剧《对话》是写当代生产题材的作品。作者运用生产矛盾和道德冲突交错展开的手法，揭露苏联在工业建设中存在的官僚主义、弄虚作假以及盲目引进等方面的严重问题。此剧在苏联上演后，引起争论。

电影剧本《杰尼斯·达维多夫》是反映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著名诗人兼军事著作家杰尼斯·达维多夫在1812年抵抗拿破仑入侵的事迹。剧本中塑造的达维多夫是一个热爱祖国、勇敢豪迈、正直、善良、接近人民的诗人兼英雄。作品情节曲折动人，富有浪漫、传奇色彩。

本书由张敬铭、陈宝辰负责编辑，由钱育才、范国恩、冯由礼等参加校对。

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

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

出版说明

本丛书主要是向外国文学工作者、文艺理论工作者及高等院校文科师生提供苏联文学方面的有关资料、专著以及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，以利于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。

丛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 编译文学史、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的专著，或专题论文；
2. 重要作家、文艺流派的代表著选译，或按不同题材、体裁、风格选编的作品专集；
3. 对教学和研究工作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；
4. 其它。

本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，分辑出版，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专题。

丛书近期内有以下专题。

1. 苏联当代作家论文学创作；
2. 苏联当代教育题材小说选；
3. И·爱伦堡的中篇小说《解冻》；
4. 格拉宁的小说《一幅画》；
5. 苏联六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。

目 录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……（电影剧本）

瓦连金·切尔内赫著 素文译……………（1）

杰尼斯·达维多夫（电影剧本）

谢尔盖·叶尔马林斯基著 徐玉琴译……………（91）

粗暴的安琪儿（两幕家庭故事剧）

阿列克谢依·科罗米耶兹著 陈宝辰译……………（183）

对话（两幕剧）

季阿斯·瓦列耶夫著 金谷译……………（264）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

〔苏联〕瓦连金·切尔内赫

她那时刚满十七岁，腰肢纤细，胸部把瘦小的上衣高高撑起，臀部也丰满起来了。难怪那些匆匆赶乘地铁的小伙子们回头看她时，就象在打量一位成年妇女。

她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，走起路来微微摇晃。一个小伙子伸手想帮忙，但她默默地把他的手推开了。

在地铁车站的升降梯入口处，她把车票递给检票员。那时还没有转门，她放在地上的箱子既妨碍别的旅客，也妨碍她自己和检票员。于是她招来了一大串责难：笨蛋！母牛！没脑子！

她已坐在地铁车箱里了。她发现对面的男人在看她，便连忙拽拽裙子。其实这个疲惫不堪的男人对她丝毫不感兴趣，只不过是呆呆地望着前方，挣扎着不打瞌睡罢了。

随后她上了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。每到一站，车里就更挤一点，渐渐地把她从门口挤到了中间。

“下一站是水渠站！”售票员报了站名，那时期车上还有售票员。她该在这一站下车。

她一看后门离得近些，便朝后门挤过去。可是一堵由男人脊背组成的严实的墙却纹丝不动。她又试着往前门挤，但也挤不动。于是她只好用箱子开路了。她的钢纸箱很硬，四角

上都包着铁皮，她用箱角朝那些脊背顶过去，这些脊背就立即闪开了。

一个妇女尖叫一声，一个男人骂了一句。不过，她总算冲开一条路，挤了出来。

车门砰地一声关上，愤怒的叫骂声也就听不见了。公共汽车开走了，她留在车站上。

前方是一片高耸的五层和九层楼的小型住宅区，预制板结构楼房，当时对莫斯科人来说，也还是新鲜事物，莫斯科刚刚进入标准预制件建筑时代。

她向一幢望不到头的五层楼房走去。楼上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乐曲和歌声，乐曲和演唱者大都是本国的，唱的是毡靴、红玫瑰、处女地和亲爱的列宁山。

我们这位女主人公要去的房间里住着两个姑娘，为了方便起见，先提一提她们的名字：玛丽娅^①和柳德米拉。

玛丽娅像大多数二十出头的姑娘一样，长得丰满，衣着整洁。这样的姑娘总是一帆风顺的。想结婚的小伙子再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对象了：她不是美人，婚后丈夫可以不必担心；又没有什么大缺陷，带她出去也不会觉得寒碜。

玛丽娅正在熨衣服。

柳德米拉躺在床上，两条美妙罕见的迷人的大腿搭在床架上。这三个姑娘中间，她算最漂亮的了。她只盖着一条被单躺着，可以猜出：单子微微隆起的地方是腹部，鼓得高高的地方是胸脯，肩膀和大腿露在外面，就无须猜想了。

女主人公走进房间，把手提箱放在门旁。她叫卡捷琳

^①在影片中，她改名为托尼娅。——译者。

娜，为什么她的名字是这么叫法，我下面再作解释。

“啊，征服者来了！”柳德米拉评论说。

“砸锅了？”玛丽娅同情地问道。

“砸锅了。”卡捷琳娜答道。

“没什么，”玛丽娅安慰说，“这回砸了，下回准成功。”

“好象你取得了成功似的，”柳德米拉从旁插了一句。

“我是没有天分。”

“你简直就是傻。”

“哪能个个都聪明呢！”玛丽娅回答说，一点也没有生气。

“我说，你那位电工怎么样？”柳德米拉好奇地问道，

“你已经跟他睡过觉了吧？”

“他可不象你想的那样，”玛丽娅答道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柳德米拉说，“这么说来，他准是有点儿毛病。”

“他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不过是为他人忠厚，懂得礼貌罢了。你自己会看到的，他一会儿就来找我，我们一块儿去看音乐会。”

“‘去看音乐会！’……”柳德米拉嘲弄地重复说，“土包子！你在莫斯科都呆了三年啦，还说‘去看音乐会’！”

“他有妻子吗？”卡捷琳娜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玛丽娅老老实实回答道，“好像没有。”

“那就直截了当地问问嘛。”卡捷琳娜说。

“怪难为情的。人家又没有问我有没有丈夫。”

“这在你身上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
“你倒是穿上件衣服啊，”玛丽娅说，“你差不多是光

着身子啦，多不方便。”

“谁不方便？我方便就行。”

这时有人敲门。

“进来！”柳德米拉说。

一个五大三粗的二十五岁上下的小伙子走进来。

“对不起！”他说着便往门口退去。

“你总是这么腼腆吗？”柳德米拉问了一句，象是要下床的样子。小伙子傻乎乎地看了她一眼，便砰的一声带上了门。

“怎么样？”玛丽娅带着胜利者的神情问道，“服了吧？”

“是——，”柳德米拉轻蔑地拖着长声说，“那你何必到莫斯科来呢！这号货色你在波得连科村也能找到啊。”

玛丽娅没理会她的话，匆匆忙忙地换着衣服。

“不用着急，”柳德米拉说。“他既然来了，就会等着你的。”

夜晚，柳德米拉和卡捷琳娜走在高尔基大街上，走过一个个商店的橱窗。橱窗里的金银装饰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运动员似的体形矫健的模特儿慢慢旋转着：女的穿着鲜艳的衣裙，男的穿着庄严的晚礼服。有些橱窗陈设着书籍、酒类、灌肠、乳酪、皮货、皮鞋和烟草。

卡捷琳娜刚要在电视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，柳德米拉却往前走去了。卡捷琳娜生怕在人群中走失，便赶紧去追上她。

各式各样的人从她们身边走过或迎面走来。姑娘们穿着当时还使人侧目的超短裙，小伙子们打着鲜艳的领带。

在街上也并非没有人注意这两位姑娘。两个小伙子朝她们走过来了。他们穿着白衬衣，敞着衣领，挽着袖子。

“喂，姑娘们！”其中一个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向她们打招呼。

“去！走你们的路！”柳德米拉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。

“你干吗那么厉害？”卡捷琳娜小声问她，“这俩人好像还不错嘛。”

“可不是不错嘛！”柳德米拉答道，“跟你我一样，乡巴佬。二里地以外就能看得出，只挣那几个死钱。一句话，冒牌货！这号人不够意思。”

“那什么才够意思呢？”卡捷琳娜对此发生了兴趣。

“到时候我会指给你看的。”柳德米拉答应说。

接着，她们站在阿根廷驻苏使馆附近，街上可以听见扬声器传出的嗡嗡的男低音。

“玻利维亚大使的车往门口开！”

一辆车身低矮、几乎贴地的扁平“福特”车徐徐开过来，门里走出一位黑发先生和一位身着银色锦缎、体态婀娜的高个妇女。

男低音又通过扬声器响起来：

“下一辆往前开，是武官海军准将……”

接着念了一大串难懂的、很长的姓名。

“什么？他姓什么？”卡捷琳娜没听懂。

“姓什么无所谓。”柳德米拉把手一摆，她正在欣赏汽车上的电镀件的闪光、妇女身上的珠光宝气和男人胸前亮闪闪的勋章。

“这才叫够意思呢！”柳德米拉脱口而出。

“你是说什么够意思？”卡捷琳娜没懂她的意思。

“所有这一切。”

“是吗，”卡捷琳娜表示不同意。“前不久我去看歌剧，那里面的人的穿着打扮也和这些人一模一样。”

“你可真是傻，”柳德米拉给她下了结论。

一辆辆新式轿车向门口开过来，人们陆续坐进车里，男男女女个个气度非凡，有几个还非常年轻，就像卡捷琳娜和柳德米拉一样。

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官车队散开后，紧接着我们便看到卡捷琳娜在金属饰件厂的车间里。

车间里装有几十部冲床，几十个同卡捷琳娜一样年轻的姑娘坐在冲床前。

操作很简单：把毛坯放上去，取下来，再放上去，再取下来。卡捷琳娜冲压的是烛台底座，这种烛台当时正时兴。

突然，冲床上的毛坯翘了起来。卡捷琳娜切断冲床的电源，钻到冲床内部去了。

彼得·库兹米奇·列德涅夫从旁观察着她的操作，他是车间主任，由于他年高望重，大家都叫他库兹米奇。

冲床重新开动起来了。库兹米奇走到卡捷琳娜跟前。

“是你自己钻研懂的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这有什么要钻研的？”卡捷琳娜一摆手，“我们在学校学过康拜因的构造，那比这复杂多了。”

卡捷琳娜继续干活。

库兹米奇走去训斥工段长。工段长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却是个饱经沧桑的妇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，她懂得了一条基本道理：最好的防守之道便是进攻。

“钳工在哪儿？上哪儿去找钳工？”工段长展开了攻势。“这些人不是醉鬼，就是二流子。姑娘们自己不去找钳工，都跑来找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！告诉您吧：她看电路图的本领还不次于检修工呢！”

“我倒没什么。我无所谓。”库兹米奇说，“这么说，应该培养她当检修工啦。”

“那就挣钱少了。”

“精神上多鼓励嘛！经常表扬着点儿。你和妇女们打交道又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你清楚，不表扬是发动不起来的。”

“再加几台新机床就好了。”

“得啦，要有新机床，就用不着你领导了。不过，今后要多关心这个小姑娘！”列德涅夫嘱咐说。

卡捷琳娜现在同玛丽娅和柳德米拉住在一起，她们分到了一间较大些的房间。

尼古拉敲了敲门，走进房来。他身材魁梧，神情庄重。

“你们好！”他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玛丽娅提心吊胆地看了柳德米拉一眼，生怕她冒出句什么不得体的话。“那么，星期一见吧。”玛丽娅抢先向女友们打招呼说。

“行啊，去吧！到人家的别墅里去累断腰，也许会记你一份功劳！”柳德米拉又发表议论了。

“你真是贫嘴薄舌！”尼古拉对她下了评语。

“我看你是假道学！”柳德米拉也不示弱。

“你干嘛老跟他们纠缠？他们俩可都是挺认真的，”玛丽娅和尼古拉走后，卡捷琳娜对柳德米拉说。

“可不，没法再认真了。”柳德米拉激动地答道。“我替他们难受：两个傻瓜在给自己戴上枷锁。难道这也叫生活？”

“这怎么不叫生活？”卡捷琳娜感到惊奇。

“这就不叫生活！因为事先把什么事都看得一清二楚：先攒钱买电视，再攒钱买全套家具，然后是冰箱、洗衣机。一切都跟在国家计委一样，把二十年内的事早就安排好了。”

“那么，另一种生活该是怎样的呢？”卡捷琳娜问道。

“她这个傻丫头就是不懂得这一点：她是住在莫斯科的。这本身就是一张了不起的彩票，可以一举而赢得一切！莫斯科——这意味着有很多外交官员、外贸官员、学者名流、艺术家、演员、作家，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男人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卡捷琳娜还是不开窍。

“可我们是女人啊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这些演员和作家要我们干什么？他们有自己的女人。”

“可我们绝不比他们的女人差！”柳德米拉直言不讳。

“再说，在哪儿能遇到这些外交官员和艺术家呢？”卡捷琳娜清醒地说，“他们又不在咱们饰件厂干活。”

“就是嘛，”柳德米拉满意地说。“你这就说到点子上了！关键就在：上哪儿去找？！这一点我下回再告诉你。是能够找到的，而且，主要的是，必须找到！”

眼下，每逢星期天卡捷琳娜还只好独自一人去游览莫斯科。她走过克里姆林宫，仔细欣赏着从图片上早已非常熟悉的克里姆林宫的钟楼。

接着她走上横跨莫斯科河的大石桥。

她从滨河街转入胡同，走进特列基雅科夫绘画陈列馆。

卡捷琳娜站在名画“三勇士”前面，然后又站在“阿列奴士卡”画前惊叹不已。她孩提时就见过这两幅画的复制品，真品原来这么巨大而真实！

甚至来参观陈列馆的人们也是男女成双成对的。卡捷琳娜却是孑然一身。有个年轻士兵颇有好感地看了看她，她好象也挺喜欢他，但那个士兵没敢冒昧搭话，于是卡捷琳娜只好走进下一个展览厅。

晚上，柳德米拉通知卡捷琳娜：

“从明天起咱们俩要搬到高楼里的一套大单元去住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卡捷琳娜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刚从农村来的时候，在他们家当过一阵子佣人。说来也巧，他家也姓吉霍米罗夫。教授是咱们波得连科村的人，十月革命后，他就到莫斯科来了。”

她们乘地铁到了“红色普列斯尼亚”区。教授一家就住在起义广场旁的一幢高楼房里。

光洁如镜的电梯有一间小房间那么大，它一下子把她们送上了二十一层楼。

单元房门前的走廊很宽，面积不亚于地铁站台。

单元里面也很宽敞，卡捷琳娜甚至一时没弄清这个单元里究竟有多少房间。

老教授朝她们点了点头，继续往旅行箱里收拾东西。柳德米拉便同一位中年妇女——教授夫人商量起来了。

“这样吧，你的任务还同从前一样：浇花、照管狗、开信箱。我们十一月初，在节日前回来。”

“您看，可不可以让卡捷琳娜也搬进来住？”柳德米拉请求说，“两个人住也免得闷得慌。”

“这个人爱干净吗？”教授夫人问道。

“干净极了，”柳德米拉作了保证。

这样，柳德米拉和卡捷琳娜就住进了高层大厦。她们的职责十分简单：一天遛两次狗，浇浇花，取取信。

这天早上她们把该做的事做完之后，卡捷琳娜靠在沙发上，翻看着一大堆时装杂志。

柳德米拉坐在教授的写字台前，正在开列一张十来个人的名单。写完后，她宣布说：

“明天咱们举行招待会！”

“乌拉！”卡捷琳娜双手赞成，“咱们把所有的姑娘都请来！”

“不。”柳德米拉说。“要来的是艺术家、电视工作者、诗人、混合冰球乙队队员，外加两个不起眼儿的工程师。”

“人家会来吗？”卡捷琳娜表示怀疑。

“会跑步来的！”柳德米拉说，“不过，有一个条件：你不是饰件厂的冲压工，我也不是面包六厂的成型工。”

“那咱们是什么人？”卡捷琳娜问道。

“是吉霍米罗夫教授的女儿，我是姐姐，你是妹妹。我去年从医学院毕业，现在在喀先科精神病院当医生。你还在化工学院学习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？”卡捷琳娜问，她从小就爱直截了当地提问题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柳德米拉想了想说，“这样才能把男人们的胃口吊起来。当然，最好你是纺织学院的学生，也就是说，是个未来的花样设计师。那就会更有身价啦！这种妇女的穿戴总是优雅大方的。男人们喜欢女人有个知识分子的职业。我们大家谁都可能生病，家里有个大夫也不错。或者当音乐教师。文质彬彬，作为主妇又总是能使宾客得到消遣，还能多少给家里挣点钱。至于女建筑师，评价就不高了。她们干的是粗活，天长日久连女人也要变粗俗的。但她要是在什么科学研究所工作，那就又不同了。你装作未来的花样设计师当然更有意思，不过，你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，我怕你应付不了。”

“那你装精神病医生能应付得了吗？”

“对我来说，这不难。”柳德米拉把手一挥说，“我到面包厂之前，不是在精神病院当过一段卫生员嘛。我肚子里有许多关于精神病人的笑话。我还多少知道几个术语。而且，一般说来，我经常留心精神病学方面的文章，一发现就看看。你明白吗？主要是要使别人一见面就对你发生兴趣。”

“可是，到头来总要露馅呀！人家总会知道你根本不是什么精神病医生，你住在水渠站附近的集体宿舍，在面包厂工作。”

“怎么会露馅？”柳德米拉反问道，“首先，我也许是和自己的教授爸爸吵翻了嘛，也可以说我想和家里分开住，所以就搬进了集体宿舍。要想知道我去什么地方上班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现在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到后来，等我给他生上几个孩子，到那时，我以前在哪儿工作过又有什么关

系？！更何况如果他爱上了我，又有了孩子，即便是知道了，也会原谅的，甚至会觉得好笑呢。”

“不，我不喜欢搞这些名堂。”卡捷琳娜说。

“那就随你的便吧。”柳德米拉并不勉强她。“那我介绍你的时候就说你是我的熟人。随便，当你的冲压工也行。男人们也许会愿意跟你睡觉，但你却引不起他们的兴趣。还得为你张罗张罗，得教教你，养成你的文明习惯。”

“文明习惯总是该养成的。”卡捷琳娜说。

“我哪一点儿象教授女儿呀！一直在农村长大的，这就是不用望远镜也一目了然。”

“不对。”柳德米拉不同意。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使一个人出洋相：一是说话时，说错了字音。你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，好歹是十年制毕业生。再就是提一些蠢问题。这也好办，你少开口就是了。”

“蠢问题我倒可以不提。”卡捷琳娜表示同意。“可要是人家问我点什么，我总不能不开口呀。那我就得胡诌了。”

“尽管胡诌好了。”柳德米拉说。“不过，胡诌也要诌得很有把握。这就叫做有观点。大家都说‘这不好’，而你偏说‘不，就是好’。自己的观点嘛！要紧的是要落落大方。我这人有点儿放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有点儿。”卡捷琳娜表示同意。

“可男人们管这叫做性格古怪。我就是要有这股劲儿。”

“那我该有股什么劲儿呢？”卡捷琳娜问。

“你？”柳德米拉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该有股子冲劲儿。”